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63.com
2026年6月19日 星期五

阅江楼记

数日前重温《古文观止》，再读宋濂《阅江楼记》。宋学士文章尔雅，亦刚亦柔，刚如江矾耸峙，柔如风披草木，总括江山气象，深寓致治之思，虽是遵照皇帝诏命撰写的歌功颂德一类文章，排兵布阵或藏或露，遣词造句或行或止，匠思独运，卓尔不群，也足可以为后世文章之法，清人吴楚材和吴调侯将其编入《古文观止》，确有选家眼光。学士之言犹然在耳，黄梅风已然吹我到南京，黄梅雨已然伴我登斯楼。世间的事多有玄妙，似有鬼神暗中成全。

楼是新的，初见不免隐隐失望。凡楼、台、亭、榭、塔、寺、轩、坛，一要古，二要幽，三要有入文历史，三者齐备方可谓之胜迹。阅江楼拔地而生不过二十五载，失之于新。但转念一想，世间的名楼胜阁，有几个有千岁之寿，有几个不是新的？楚灵王的章华之台，始皇帝的阿房之宫，汉武帝的承露之盘，有哪一个不是在战火、风雨和时间中灰飞烟灭，化为纸上的传说？岳阳楼、滕王阁、黄鹤楼、醉翁亭、沧浪亭、湖心亭，哪一个不是建而复毁而复建？心中于是圆融，于是安定。

凭栏四望，见狮子山一峰耸翠，松苍鸟啭，目秀眉清；见扬子江曲折眼前，翻碧涌白，弦歌不辍；见阅江楼踞峰巅而瞰大江，朱楹碧瓦，檐牙摩空；见楼下静海寺与天妃宫雌伏如小兽，山麓江滨人家散布如列星。丹田之间顿时有浩然之气在流转，在积贮，在冲撞。雨风从江上来，烟水浑茫无际涯，天边乌云瞬息万变，衣衫扑扑飒飒，令人欲舞欲讴，欲纵身一跃翩然而下，入大江，逐波涛，斗龙鱼。所谓千古江山、气吞万里如虎，这就是了。所谓千里澄江似练、六朝旧事随流水，这就是了。斯山有仙，斯楼有神，附我身也。

一直到本世纪初，六百余年来，阅江楼一直有记而无楼，在楼阁建筑史上，算得上一桩奇事。明初文臣之首宋濂的《阅江楼记》，可谓文阵雄师，光华灿烂，朱元璋亲笔撰写的《阅江楼记》和《又阅江楼记》，正大从容，文势阔肆，与宋濂的记文相比，其实也毫不逊色。尤其是模仿臣子口吻谏阻兴建阅江楼的《又阅江楼记》，更是别出心裁，有独到文法。此人起自寒微，出身贫苦，少年时为生计云游四方，走投无路时甚至曾经落发为僧，青壮年时期攻城略地戎马倥偬，并无多少机会求学弄文，于文墨之事却极有天赋。在中都城、江南和中原诸多古迹中，我曾多次见到朱元璋的御制文章和书丹之碑，其文

才可谓天纵，书法也大有可观。中都城遗址中的《大明皇陵碑文》，述说他自己的不堪身世、征战沙场和夺取江山的全过程，行文亦骈亦散，对仗整饬，语简情浓，哀切动人，绝非俗手可为。斯人猜忌多疑，冷酷好杀，心狠如蚕盆，向来为我所不喜，但于其文章和书法，却又是服气的。

朱元璋定鼎江南后，改卢龙山为狮子山，拟在山巅建一座楼阁，并赐名阅江楼，旨在打破一个铁律：古来有为帝王大多建都于中原，其次都于陕西、燕京，他偏要坐镇金陵，统驭四方。为此，在造楼之前，他命朝中文臣各作一篇《阅江楼记》，自己也亲自作了一篇，为即将凌烟而起的楼阁张本造势。但楼基筑好后，朱元璋又下令停止建设，并亲笔再写一篇《又阅江楼记》。阅江楼的停建时间，与罢建凤阳中都城的时间基本一致。据朱元璋《又阅江楼记》，停建的原因，是他夜中做得一梦，梦中上天垂象，谴责他以不急之务劳民伤财。第二天他就降旨罢工，给群臣的解释是：“官室之广，台榭之兴，不急之务，土木之工，圣君之所不为。”我猜测，阅江楼停工的真正原因，是因为营建中都城，前后六年，人力、物力、财力耗费巨大，国穷民困，惹得天怒人怨，无力继续兴造。吾乡有俗语说“手长衫袖短”，意思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即使是君临天下傲睨众生的帝王，也有力不从心之时，也有不能遂其所愿之事。一念及此，我辈凡骨俗胎，又有何事放不下？心中的执，与其我执，惹来无尽烦恼，不如抽刀大破之。

一眼望见附楼上有一联，隶书雄健飘逸，联语云：

佳山佳水佳风佳月千秋佳地
痴声痴色痴情痴梦几辈痴人

真是一幅妙联，可赏，可玩，可讽，可吟，可醒人醒醉，可觉人千秋大梦。联语点睛处，恰在一个痴字，叫人会心会意又猛然惊悚。民间传说联语为朱元璋御制，我以为不太可能，当出自明初文士之手。

造物主钟美于是，移无限佳山水、好风月于金陵，古来多少痴人在此地演绎痴情痴事？无数多才文士、多情美女、多金巨贾在这里枕江做梦且不说，诸般风雅之会、酒旗歌扇、千金买笑，最终敌不过朝来寒雨晚来风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自孙权首辟蛮荒，定都于此，六朝四十余君相继偏安于江左，沉溺于富贵温柔莺莺燕燕之乡，数次南渡而来的衣冠之辈，也在这里避乱苟活，直至国破家亡而后已。他们企图划江而治，与北朝相安无事，又何尝不是自欺欺人的痴心妄想？

Q

月光城 散文

且阅扬子江

储劲松

即使是明太祖朱元璋，提三尺剑于马背上得天下，肇纪立极之后，以金陵为都城，欲在此统万邦、制六合、朝诸侯、号令天下，成就有明万世基业，他又何尝不是痴人说梦？要知道，历史早已反复地证实，定都于江左的王朝无一不是短命的王朝，偏安江左更是不得一朝之稳，不得一夕之安。朱元璋死后，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兴起所谓的靖难之役，陆路攻伐三年而无功，最终经高人指点，以舟师径取水道，直下金陵，用时才半年，如画江山就为其所有。这也是江左不可作都城的又一力证。朱棣夺取皇位后，若不迁都北平，明王朝恐怕就不会有二百七十六年的不短寿数。

其实，朱元璋将都城定在金陵后不久，他就深刻感受到，金陵离中原太过遥远，难以控驭全国，于是下令在故乡凤阳建筑中都城。显然，与长江边上的古金陵相比，淮水之畔的凤阳小城更非帝王家，同样严重的决策性错误，他接连犯了两次。这于称帝后的朱元璋，无疑是惨败。那个铁律，他最终还是不能打破。就像他广设天罗地网，以确凿的以及莫须有的罪名，大肆诛戮功臣，把功勋卓著的王侯将相残杀殆尽，阴刻惨毒远超刘邦和吕雉，其本意是为后世子孙谋求安乐，却不想祸起萧墙，盘算来盘算去，最终却害了自己的宠孙朱允炆。诸般阴谋和阳谋，到头来只不过是金陵春梦，黄泉之下的朱元璋若灵魂有知，岂不感到幻灭，岂不悔恨自己的罕见残酷和无尽贪嗔痴？

阅江楼上望古今，天风浩荡意难平。千秋兴亡事，且阅扬子江。

登燕子矶

六朝的历史写在浩渺沧波之上，早已随水东流去。金陵王气黯然沉江底，当年的幕府将军、乌衣子弟和朱雀人家，而今安在哉？万般都化作了故纸堆，供蠹鱼饱食安眠，散作了山海传说，任由渔樵茶余闲话。燕子矶还是燕子矶。

燕子矶其实也不是当年的燕子矶。肉身不敌纸寿，石头到底不如流水柔韧，也不如流水坚硬。清初吴宏所绘《燕子矶莫愁湖图》里，燕子矶的矶头悬空高昂于江面，势若燕起鸿飞，其下泊轻舟数只。吴宏自作题画诗《燕矶晓望》说：

危矶如燕势摩挲，
曙色偏宜烟水和。
乍起山云浮玉垒，
初生海日耀金波。
随帆帆影连江阔，
向晓樵声入坞多。
片石临流增俯仰，
滔滔今古竟如何。

不看画，只读诗，由一“危”字和一“浮”字，即可想见燕子矶当初的意气沉雄之貌，凌江展翼之姿。滔滔今古竟如何？不过四百年，燕子矶的矶头就沦没于滔滔江水和泥沙，飞燕成卧燕，雄飞变雌伏。张岱和王士禛游记文章《燕子矶》《登燕子矶记》中提到的关公祠庙，也早已不见了片瓦只椽。俯仰之间，旧貌已难觅。江山尚如此，我辈且从容。

燕子矶上大木成林，从容世事中，闲看风来雨往霜雪霏霏。青檀树尤其多，夕照楼前那一棵已然五百岁，枝苍叶郁，擎天荫地。人从树下过，好风江上来，扫人裤脚，清人眉宇，快哉，快哉。青檀为寿树，安徽萧县皇藏峪中的一棵青檀王，存世据说已有三千余年。其纤维洁白修长，可以造佳纸。我抚摸青檀树干久之，欲借其精爽，还我魂魄。这些年埋首于书案，常感四体慵懶，气血不充，文思也凝滞，默默徘徊于树下，祈祷老青檀助我长数寸精神，著数卷文章。

矶上石骨有玉气，色如丹霞，草木从翠，点染其间，是天地一大造化，也是天然一段好文章。倚栏临流，看烟江之畔，断崖如削瓜，江浪持续轰击石根，声似雷震，白花旋灭旋生，心间亦活泼泼的，如游鱼，如潮落潮生，如江上东西往来舟。石燕若能飞，当负我掠江而翔，下东海，访海上三壶，搜大荒，穷司幽之国，入苍冥，探昆仑之墟。肉身太重，肉身累我。

肉身也累帝王，譬如乾隆皇帝。承康熙、雍正二帝之基业，当大一统之鸿运，文致太平，武定祸乱，儿孙众多，享寿八十九，在位六十载，福祿寿三星高照，乾隆皇帝一生可谓圆满。可惜过于好诗名、好字画、好宫室、好服玩、好美色、好排场、好奢侈、好游历、好征战，有清鼎盛之时就是其衰败之始。乾隆皇帝游幸所到处，必作诗，必题字，必留所谓人间佳话，只惜字与诗大多俗烂。燕子矶御碑亭中，其御书“燕子矶”三字，字体软塌无筋骨，痴肥如墨猪，不堪看。碑背面他所作的《燕子矶》诗云：“当年闻说绕江澜，撼地洪涛足下看。却喜涨沙成绿野，烟村耕凿久相安。”虽略有别裁，意与韵到底平常，人不得真诗家法眼。

燕子矶上摩崖刻石众多，流连玩味良久。灵气所钟，燕子矶郁郁乎文哉。最喜今人张仲林所书“江风山月”四字，字势稳健而飞动，如四只羽燕初出巢穴。矶下的苍林中，有啁啾呢喃声如雨滴滴点落下，脆生生，翠生生。细听，真是燕子在鸣叫。阳光烂漫，云树蓊蔚，终不见鸟影。